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于 瑞 著

两 色 花

序*

唐 挚

认识华丹和于瑛已经有些年头了，那还是在十年浩劫的动乱年月间，我被“下放”到工厂劳动，他们俩在别的工厂工作，却十分钟情于诗歌，可以说到了如醉如迷的程度，业余时间常写些短诗；后来听说我曾在文学岗位上工作，便找来和我谈文说艺。但不难想象，在当时全国只准唱八个样板戏的肃杀气氛下，假大空君临一切，三突出三陪衬之类莫明其妙的“指示”，铺天盖地，又能谈什么艺文之道呢。

可敬的是，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有勇气来和打入“另册”、被视为“异类”的我接触，并且这样坦诚、热情、真挚，很使我感动，不久便成了忘年交。每当我把在工人宿舍区的那间狭隘简陋斗室的门关好后，往往你一言我一语，会忘情地、海阔天空地就种种文学现象神聊一

通。好在彼此相知，谁也不担心谁打“小报告”，更没有被诬指为“放毒”的危险，有时倒也谈得兴会淋漓，一吐心中郁闷之气。可惜对于诗，我毕竟太外行，往往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对于他们实在并无多大助益，至今仍感歉然。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九七五年前后，四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煽起了“反右倾翻案风”的狂涛，一时间乌云压顶，夜气如磐，人们感到无比窒息压抑，偶然和他们相聚，也彼此都有难言的忧虑和沉重。当时有一种普遍的不安感和危机感，似乎整个国家陷入了不可知的逆风恶浪中，吉凶未卜，祸福难测。恰恰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噩耗又自天而降，为人们衷心爱戴的周总理竟沉疴不起，溘然去世。当时真把我们惊呆了，和亿万群众一样，我们被揪心的痛楚所攫住，呜咽的哀乐，刻骨的悲伤和制不住的泪水，也难于表达心头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革命战士的哀悼与怀念。

这时，他们两位把自己深深的悲伤凝聚成了诗篇《在悲痛的日子里》。他们带来朗读给我一家人听，一句句的诗，敲击着几个震颤的心，催落了我们一行又一行的泪水，我们很感动，只觉得

他们那带有工人气质的质朴的心，是理解群众感情并和他们相通的。

由此使我想到，一首诗所以有扣人心弦的力量，犹如一束火炬，首先它自身要真正燃烧起来，只有他自己感情的火，燃烧得热烈、纵情、壮丽，才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燃烧别人，使人们从诗人的激情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记得小川同志有一首《五律》，前四句是：“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如火，三寸笔如枪。”这是诗人青春心灵的写照，但也道出了诗人某些应具有的品格与气质。那就是强烈的、热诚的、爱憎分明的感情。全然冷漠、冷淡，或矫情、故作多情的“诗”，充其量，只能在别人感情世界的表面滑过，很难引起波纹涟漪，更唤不起诗人的遐想和浪潮，这恐怕也是必然的。

当然，构成诗，除了感情之外，还有思想深浅，意蕴高低，境界大小之别，但无论如何，缺乏感情的真挚与饱满，我以为是断然无诗可言的。所以狂飙突进而有《女神》，忧愁幽思乃有《离骚》，魂萦家国则有《示儿》这些千古不朽之名篇。我看这是任何造作矫饰、浓装艳抹都无从达到的。

诗的艺术，是复杂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审美想象、审美理想的有机综合，要有对于生活，对于心灵，对于感情世界的深刻把握，怕我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华丹、于瑛热爱这门艺术，一往情深，执着以求，在这条崎岖曲折的路上，他们不畏艰辛、不畏挫折、不畏寂寞、真诚地进行严肃的探索和实践，这份“干劲”和“倔劲”，常使我感叹。现在他们开始有了积累的成果，我为此代他们高兴。我本不能谈诗，也不会谈诗，但盛意难辞，只能说些题外话和肤浅的思想，来表达我的欣慰之情。我相信，在繁盛的文学新时期，缪斯女神将不会辜负这样矻矻孜孜、坚持不懈、不断追求与努力的青年诗人。

• 这是唐达成同志为华丹、于瑛合著的诗集撰写
的序言。后因华丹同志的诗另行结集出版，因此，此序
仍保留原样刊发。

87376

目 次

序 唐华 (1)

第一辑 悲喜二重奏

歌声	(3)
在悲痛的日子里 (四首)	(5)
诗祭	(12)
开封 (二首)	(14)
青春戒 (二首)	(20)
柳思	(24)
京华三题	(25)
沉默	(29)
我燃烧在阳光里	(32)
致编史者	(35)
写给诗人 (四首)	(38)
雪后	(40)
游子的记忆	(43)

春夜读冰雕	(46)
彩色的夜	(48)
今夜是元宵	(52)
思想	(54)
生活	(56)

第二辑 钢铁的旋律

我是一名工人	(61)
钢城，我对你说（二首）	(64)
制氧车间畅想	(67)
矿石，在平台上	(69)
为轮胎写的广告诗	(71)
在工业的地平线上（二首）	(73)
春天，致钢城改革者	(77)
唱给省城煤气管道的歌	(80)
夜，在铝基地总指挥家	(82)

第三辑 情满太行

别太行（二首）	(87)
太行绿色的云（三首）	(90)
牧场草青青（二首）	(95)
黄土高原	(99)
我梦见	(102)
后记	(103)

第一辑

悲喜二重奏



歌 声

生活不能没有歌声，
象春天不能没有花朵，
象日月不能没有颜色。
然而，我们却有过
没有歌声的生活。

那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年代呀，
连傻瓜也感到了悲哀的年代，
连瞎子也看清了黑白的岁月，
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笑语、
失去了欢歌。

唉，咄咄怪事，怪事咄咄，
十年呵，我们曾是怎样熬过，
千重诅咒加十万个愤怒！
结果呢，我们总算盼来了

胜利的歌和开心的笑！

我的艰难跋涉的祖国呀，
真不该有那没有歌声的生活，
真不该有那没有鲜花的春天，
不正是为此，我们才付出了
悲愤与热血！

万岁，春天的太阳，
让死去的歌声复活吧！
生活呵，你这逢春的大树，
祝你代代长青，繁花万朵！

1980年1月号《太原文艺》

在悲痛的日子里（四首）*

记住这一天……

这一天，黎明在沉沉的叹息，
这一天，晨风在呜呜的抽泣，
这一天，大地在噩耗中战栗。
祖国母亲呵，失去了一个骄傲的
儿子……

记住呵，这一天，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这一天，欢歌收敛了翅膀，
这一天，哀乐沉重地回响，
这一天，红旗在呼唤着一个名字，

中国呵，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战士。

记住呵，这一天，
把它铭刻在我们心底！

这一天，世界屏住了呼吸，
这一天，大海涨落着潮汐，
这一天，我们再也不能自禁，
滂沱的泪冲破了意志的大堤。

记住呵，这一天，
我们永别了敬爱的
周总理！

这一天，沉痛点旺了炉火，
这一天，热泪擦亮了枪刺，
这一天，多少战士举臂宣誓：
将周总理描绘下的蓝图变为现实。

记住呵，这一天——
永远记住我们伟大的周总理。

清晨，在报刊零售处窗口

清晨，在报刊零售处窗口，
一时间，伸出了多少双手！
低着头，看不清一张张面孔，
只见一只只粗臂一双双大手。

长茧的手，油污的手，
握枪的手，挥锤的手……
叫不出他们一个个姓名，
但我却熟悉这一双双手！

呵，降龙伏虎的手，开天辟地的手，
推山填海的手，书写胜利的手……
估不透这一双双手的力量，
今天，它们都在颤抖！

告诉我，告诉我吧，战友，
此刻，你们为什么同时伸出手？
难道你忘了你的钢枪在那里大睁着眼睛？
难道你忘了你的大锤正在那里渴望战斗？

北来的大风，
快快吹去我心头的迷雾！
北风呜咽着传来噩耗，
我才理解这一双双大手……

伸出去，伸出去呵，
把病魔卡死在黎明的窗口！
夺回来，夺回来呵，
把敬爱的周总理夺回在我们心头！

呵，伸出去，伸出去！
夺回来，夺回来呵！
我按照心的命令，
“刷”地伸出自己一双手！

哗啦啦，报纸攥在一双手中，
周总理呵，您紧贴在我们心口。
我猛然感到，心头火烫，热血奔流，
于是，迈开大步，投入黎明时的战斗！

写在周总理遗像前

是什么吸引着我的目光?
是什么照进了我的心房?
是什么劈开了我眼前的愁云?
是什么切断了我滚滚的泪行?

周总理，您微笑着凝望我们
——在党报第一版上。

是什么催我挥动大锤?
是什么催我擦亮钢枪?
是什么激起我一腔热血?
是什么唤起我无限力量?

周总理，您微笑着凝望我们
——在万千战士心上。

您笑着，微笑着凝望我们，
瞳仁里，充满了多少期望!
您笑着，微笑着凝望我们，

眼光里，闪烁着祖国明天的曙光。

周总理呵，看着您，
我们，再也没有权利悲伤！

手中的大锤呵，加重了分量！
胸前的钢枪呵，用泪水擦亮！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懂得您的语言，
此刻，我们就奔赴战场！

周总理，我们要学习您，忠于伟大领袖，
——把妖魔鬼怪无情扫荡。

小妹妹，莫要嚷！

为什么，妈妈突然这样悲伤？
愁云罩住了满脸阳光。
那噙满泪水的眼睛呵，
也不来瞅瞅她的小姑娘？

小妹妹，莫要嚷！